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遠致馬與中貫羅
謝元量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遠致馬與中貫羅

著量无謝

書 譏 小 科 百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遠致馬與中貫羅
著量无謝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I.O KUAN CHUNG AND MA CHIH YÜAN
By
SIEN WU L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者纂編總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羅貫中與馬致遠

目 錄

緒論

..... 一

第一編

元代小說界之大文豪羅貫中

..... 一二

第一章 羅貫中之著述考證

..... 一二

第二節 羅貫中之時代及其著作

..... 一三

第三節 三國志演義

..... 一五

第四節 隋唐演義與說唐及粉妝樓

..... 二五

第五節 水滸傳

..... 三九

第六節 平妖傳

..... 四九

第二章 羅貫中的思想和文學上的價值 五七

第二編 元代劇曲界之大文豪馬致遠 六一

第一章 馬致遠之人格及其著作 六二

第二章 馬致遠與元代戲曲家 六五

第三章 馬致遠雜劇評論 七三

結論 九八

羅貫中與馬致遠

緒論

從前我曾經編一部書，叫做中國六大文豪。其中是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人。他們的文學，是高深的，不是淺近的，大部份是模擬的，不是創造的。是比較少數人可以服膺的，不是多數人能够了解的。是國家的教令，貴族的嗜好，所提倡養成的，不是社會一般的需要，平民普遍的精神，所自由發展的。（內中祇有屈原一家，近於平民文學，詳見拙著楚詞新論。）他們那種文學的勢力，到宋朝的時候，就漸漸衰了。那時候發生一種平民文學，這種文學，直到元朝，成了個獨立的局面。前前後後，也有許多作者，當中必定也有揚馬、李杜一等人物，做那時代的代表。不過我們始終把他忽略，沒注意，現在我畢竟找到兩個人，一個是羅貫中，一個是馬致遠，可算平民文學的兩大文豪。本

編就是要將他們的著作和思想，及在文學上的價值，來約略研究批評一下：

大凡一時代的新文學，所以能够發生第一，必是因於那時候環境事實上特別的需要；第二，必是因於那時候普通心理上特別的刺激。我們單舉出孟子和司馬遷的話來作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這就是第一種的例子。因為「詩」那種工具，與那時候環境上，事實上，完全不對，所以他自然消滅，有新起的「春秋」這一種工具來替代他。現在且把孟子的意思來詳細說明：古來王者都叫人到民間去采詩，那些詩家，就是鄉下的匹夫匹婦。他們心裏有不暢快的地方，對於政治有不滿意的地方，都直截了當，和盤寫在詩上，或是嬉笑怒罵，也不打緊。王者還要看他們的詩，來改正自己和諸侯們的過失。到了「王者之迹熄」，那些諸侯就祇願意人恭維奉承，倘若再有從前那一類的詩，說不定要捉去問他誹謗時事的罪，所以沒人敢作詩，纔有春秋那種「微詞褒貶」的方法發生，就是「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不知己之有罪。」（公羊傳）春秋確是那時候表現意志最不得已最適當的工具了。凡是新文學發生，恐怕都是遇著這最不得已最適當的機會和情形。平民文

學，也是一樣。所以我先拿孟子的話，來證成古今文學蛻變的第一種大例，再有第二種例子。司馬遷說：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

他又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的一大篇。證明他的史記，也是發憤所作。這雖是說個人的著述，但凡一代文學上最特別的變動，也無非是受心理上刺激的影響；刺激格外大，變動也格外大。平民文學發生，當然也有這個關係。以上兩種，都是平民文學所不能外的例子；不過他的發生並不是一朝突起，是經過很長遠的源流，慢慢地發展，自然地成熟，所以我們還應當先注意平民文學的淵源。

中國的平民，自來是屈服在國家權力之下。每朝建國人物，都要設法遏制平民的自由思想。我們僅僅在一朝代衰亡或紛亂的時候，多少看見自由思想的動機罷了。衰周戰國之際，可算思想最為自由。屈原所創造的楚聲文學，引起平民式的楚漢大革命；但是到漢室鞏固以後，這種精神就隱而不見。六朝自由思想的精神，到唐興就隱而不見。唐末五代自由思想的精神，到宋興就隱而不見。

|宋|元末世自由思想的精神，到明興就隱而不見。明末自由思想的精神，到清興就隱而不見。大概每逢衰世的文學，我們纔看見些活潑振厲之氣，一到盛世的文學，我們就祇遇著些和平雅頌之音；所以平民文學，至今還沒有長足他的進步。那些建國人物遏制自由思想的方法：一種是用威權的壓迫；一種是用利祿的軟化。每朝開國時候，免不了殺戮功臣，嚴刑峻罰。又藉些利祿之路，來收買調和一世的人心。漢的博士，隋唐的科目，宋|元|明|清的經義八股，都是要束縛平民的思想來就國家的範圍。就中祇有宋|元之間，那平民文學思想，比較的不可遏抑。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所受的刺激也很大。到了元朝，居然就有一種成熟的規模。雖以後的發達，未能十分相稱，但總算一個最可研究的時期了。

平民的精神，本潛伏在街談巷議，及普通社會行樂當中，自然成就一種文學。那表現的工具，就是小說和戲曲。在北宋時候，已經有個雛形了。南渡以後，逐漸發達，到元朝便集其大成。但這關鍵，全在唐五代之後。古代舊思想的信仰，漸漸打破。社會新行樂的方法，漸漸增加。所以纔能造成普遍式的平民文學。我們姑且用以下四點，來觀察平民文學發生的淵源：

一、佛教講會與俗語應用之普及 六朝以來，佛教漸盛。當時文士往往皈依佛法，唐興玄奘取經西土，譯傳尤備。各大梵寺都有公開的佛經講會，高僧都有語錄，俗語應用於學術方面日廣。宋代理學之儒，亦到處公開講學，亦有語錄。雖不盡是模仿佛家風氣，但通俗文字這樣盛行，正是平民文學所以能够發生的一種機會了。

二、國家經義取士之反動 自漢武設五經博士，當時已說他是利祿之路。以後儒教獨尊，唐朝也用九經取士。但是佛教輸入，社會對於儒家的信仰心，不知不覺就薄弱了許多。看待國家應制考試的文體，也不似從前那樣的莊嚴。當時俳優公然拿孔子和經書來做笑謔的材料。這種思想自由的表徵，也足以促進平民文學之生長。

三、五代宮廷妓樂之流播 隋唐以來，祇有宮廷之中，聲樂最盛。凡做承平帝王的人，他們並不十分講究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也無非好些快心悅耳的遊戲，與那花花公子一般；但是天家歌舞，不容易流傳到民間罷了。五代之際，同時有了許多割據稱王的人。蜀和南唐的宮廷行樂，尤其考究。宋朝統一，那些降王同他們的妓樂，大半薈萃到了汴京，陡然爲社會上增加種種

遊戲的方法和材料，都直接間接成爲小說戲曲的淵源了。

四、社會行樂之發達 唐宋以來，社會行樂風氣，日趨複雜，遠過前代。每逢公宴，大半均有優伶聲伎，誇多翻譯。武林舊事所記南渡後民間諸種社會，也都是供人遊樂的地方。教坊行院（妓院）常扮演雜劇，後來叫做院本。這種行樂的故事，和助趣的曲調的需要及應用既多，選擇日精，研究日詳，自然成爲獨立普及的平民文學了。

以上四種，皆平民文學發達之淵源。現在再考證宋時小說戲曲的情形如何：

（甲）宋代的小說 宋初就有小說，郎瑛七修類稿說：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

說趙宋某年』云云。

但小說當時本叫做平話。四庫提要雜史類附注說：「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可知當時小說，都是優人用口演說的，所以能有聲有色。現在社會上也有說書這個行道。後人單把小說來做文字看，已經失却那口說時的精神了。劉岑青瑣高議，每條

用七字標目，如「張乖鑒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頗像章回體小說題目的格式。土禮居叢書中，有宋人著宣和遺事一種，大約就是平話之類。

(備考)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宋之小說，不以著述爲事，而以講演爲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說史書。夢梁錄（卷二十）所紀略同。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中，有書會（謂說書會），有演史，有說經，有譚經，有小說。而都城紀勝，夢梁錄，均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則演史與小說，自爲一類。此三書所紀，皆南渡以後之事。而其源則發於宋初。高承事物紀原（卷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東坡志林（卷六），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云云。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至南渡以後，有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者，見於夢梁錄，此皆演史之類也。其無關史事者，則謂之小說。夢梁錄云：小說一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等事，則其體例，亦與演史大略相同。今日所傳之五代平話，實演史之遺。宣和遺事，殆小說之遺也。」(下略)

(乙) 宋代的戲曲 戲曲是古時的俳優同樂舞合起來的。因為俳優祇有說白，舞隊大抵合歌。二種混合，就成了後世的戲曲。大概六朝時候，已稍有戲曲的形式。如隋唐間所傳的代面，搖踏娘等，都是扮演故事，兼用歌曲。五代之際，想來更加進步。宋崇文總目錄周優人曲辭二卷，(趙上交李防等編) 北宋就有雜劇的作家。夢粱錄卷二十，「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多至二百八十本，都是兩宋通用的戲曲。南渡初又盛行溫州雜劇，爲南曲之祖。所以宋一代的戲曲，已經大爲發達了。

小說戲曲，是平民文學的骨幹。他們內容所包含，是淺近的，普遍的，多數人能了解的新式文學。(與貴族式，高深的，少數人能了解的舊派文學不同。) 他們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可見平民思想的自由，也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了。那時候主持國家大計的人，若能利用這種民氣，扶持這種平民的精神，中國民族的勢力，還可以向外發展。但是那時當國的大都承繼北方周孔的舊政治學派。(中國古代政治學有南北兩派：北派宗周公，孔孟；南派宗老莊，申韓。北派要造成德化的國家，主張制禮作樂；南派要造成耕戰國家，主張富國強兵。漢以後都是北派的政治論盛行。) 王安石雖似乎

有一部份「南方化」的學理，卻仍要拿周禮來治天下。宋代簡直沒一個政論家主張法家因時為治的道理，建設一種富強的平民政，發展他民族的精神，仍要用古聖人一成不易的老法子；所以不能抵抗外力的侵入，使中國一時期為元朝蒙古民族的佔有地。這是讀史的人所應當嘆息的！

宋朝小說戲曲，雖已發達到這樣的程度；但那時候國家尙且苟安無事，一般人多半醉生夢死，不過拿小說戲曲來做行樂解悶的工具，粉飾太平的資材。當時這類著述，固然著實不少，恐怕也沒有甚麼流傳的價值，所以我們現在都看不見了。直到元朝時候，平民社會，纔覺悟了異族的壓迫。他們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刺激，都和從前大大不同。那時發生的小說戲曲，自然不僅形式上有些區別，就是性質上也確是兩樣。有幾個平民文學家，利用這個時機，發展他們創造的精神，能够代表那時代的思想，成為不可磨滅的作品。所以說元朝纔是小說戲曲成熟的時候。

中國民族，有一種好自尊大的習慣。他們看得異種人是可輕賤的。說到「夷狄」二字是很不屑的。一旦這種可輕賤很不屑的人物，拿到宰制他們的主權，他們心理上的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們的痛苦，無論如何，必要發洩出來；就是不能爽爽快快直接的宣布，也要隱隱約約間接的

流露。事實上祇有利用小說戲曲一類的工具，來寫他們的憤懣。以他們所處的環境，有兩種思想，是容易發生的：第一種是積極的武力奮鬥的思想；第二種是消極的厭世悲觀的思想。他們想到中國被異族併吞的緣故，是因為武力不振，所以要提倡武力奮鬥。他們想到「夷狄亂華」，事無可爲，又祇得厭世悲觀。那時候平民文學家，能代表第一種思想的，就是羅貫中；能代表第二種思想的，就是馬致遠。

羅貫中的幾種小說，他歡喜描寫超人的武力，歡喜鼓吹平民的革命，常常表章打勝夷狄的人。那時小說是用口演的。他那宣傳勢力的影響之大，也可以想見了。我們雖然不能直接把教唆明太祖成功的大勳位，漫無稽考的送給羅貫中；但是他暗暗將平民運動的精神，寓在小說當中。這種苦心，也是極可敬服的。他幾種作物，有人疑是明朝的出產品。不知道元朝既滅，像那樣的思想，已經絕不需要，那裏還會發生？恰如前清末年，有一般人提倡明季遺老的文學，到民國建元以後，就幾乎無人過問。豈不因為那種思想，已經不復需要的緣故嗎？所以我認定羅貫中是元代積極思想的代表。
馬致遠的戲曲，流傳到現在的，祇有數種。他一方面看那富貴功名，就如糞土草芥；一方面形容

那飄然出世純潔高尚的人格。這類作物，也是心理上感受亂世的刺激，纔能發生的。北曲創始時代，關漢卿本在馬致遠之前，但他所表現的思想，不甚明瞭。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也說「關漢卿是可上可下之才。」獨推馬致遠爲元曲第一人，他們相距的時代甚近，這種估價的批評，必是確當可信的。所以我也承認馬致遠是元代消極思想的代表。

總之，我們細看羅貫中馬致遠在小說戲曲上那種創造的精神，固是元朝以前所無，也是元朝以後所不會發生的。他們的作品，確是那時代的產物，毫無可疑的。縱然有被後人雜亂或刪改的地方，他們大段的思想，仍舊看得見的。所以我把他們來做那時代平民文學的代表。推尊羅貫中爲元朝小說界的大文豪；推尊馬致遠爲元朝戲曲界的大文豪。

此後再將羅貫中馬致遠分作兩編，細細把他們的作物，及思想，和價值，分別略爲批評，以便同愛讀平民文學的諸君，大家研究。